

SESSION 2022

**CAPES
CONCOURS EXTERNE
ET CAFEP**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ÉPREUVE ÉCRITE DISCIPLINAIRE

Durée : 6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tout autre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ictionnaire e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Si vous repérez ce qui vous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vous devez le signaler très lisiblement sur votre copie, en proposer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vre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vous devez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votre copie ne doi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nsiste notamment en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la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A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 B E	0 4 2 4 E	1 0 1	9 3 1 1

► **Concours externe du CAFEP/CAPES de l'enseignement privé :**

Concours	Section/option	Epreuve	Matière
E B F	0 4 2 4 E	1 0 1	9 3 1 1

ÉPREUVE ÉCRITE DISCIPLINAIRE

1. Composition en langue étrangère

请联系 « Les univers professionnels, le monde du travail » 这一文化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综合分析。

2. Traduction

Traduisez en français la partie soulignée du document 2.

Document 1 : 包身工(节选), 夏衍, 1936 年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人们已经在蠕动了。

“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叫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打哈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钝感了。半裸体的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女人们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忪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出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所以，除出“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那穿拷皮衣服的同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还住着二千个左右穿着破烂衣服而专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玩，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讫，“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注：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和剧作家。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包身工》为报告文学的开山作，着重描绘上海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Document 2：北妹(节选)，盛可以，2004年

你现在在哪儿做？潘经理温和地笑，腮部有点鼓胀，似乎是含了一颗糖。

在新星玩具厂做，我是湖南人，十八岁。钱小红说的是临时身份证上的年龄，说话间她始终微笑着。潘经理似乎很满意，递给钱小红一张表，说，你先填一下这个。聘用登记表划分得很细，填到学历栏，钱小红略一沉吟写上“高中”，其他一律照实填写，写完双手递给潘经理。[...]

你哪天能来上班？

明天就行！

潘经理往服务台挂电话，说，黄杏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不一会儿杏眼女孩进来了。

经理，咪耶事呀？杏眼在经理面前没有拘束。

阿杏，你的新伙伴钱小红，你们上班时带一下她，宿舍就安排你和张为美那间吧。

没问题啦经理，阿杏讲的广东话。钱小红没想到这么顺利，明天就可以穿上阿杏的那好看套装，她控制着没让自己蹦起来，眼睛头一回那么明亮，她清脆脆地说，多谢潘经理啊！

离开千山宾馆，钱小红直奔玩具厂，首先把这好消息告诉阿军，要不是阿军，她就看不到那招聘广告，看不到广告，就去不了千山宾馆，就得继续忍受平胸的显摆，在囚牢里机器人一样地干活。“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钱小红一路美滋滋地，哼起了久违的小曲。刚在阿军身边坐下，阿军就低声地说，阿红呀，平胸发火了哩，好像告到上头了！阿军说完又急急地问，聘上没有，聘上没有嘛？钱小红打了个响指，快乐地使个眼色，美不可言。阿军，我要是干得好，会留意有没有适合你干的活，你也别在这破地方呆了！阿军听了有点惆怅，说，你怎么想走就能走呢？

阿军你傻哩，不试怎么知道呢？我担保你肯定没出去找过。

阿军果然摇了摇头。

这时平胸出来了，她踱到钱小红背后，冷冷地说，你去一下主管办公室。

啊？多大点事？我不是托阿军请假了吗？你告诉主管做什么？显什么摆？你成天一脸阶级斗争，像是谁借了你种谷还稻壳，你比谁高级了？钱小红对平胸的行为大为恼火，这样求功取宠实在过分。平胸原以为钱小红得低声下气解释哀求，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刻毒。工友们都停下活看着平胸。

看什么看，干你们的活，信不信我扣你分！平胸气得发噎，直咽口水，狠狠地吼了一句。工友们乖乖地收回目光。钱小红轻蔑地扫一眼平胸，准确地说，扫一眼她的平胸，甩下她去了主管办公室。

我们厂的规章制度你知道吧？主管比办公桌高不了多少。

知道，读过好几遍。

那你说说今天违反了哪一条？

我不知道，我肚子疼去医院了，托人跟平胸请了假。

什么？

哦，是我托人跟拉长请了假。

医院证明呢？

没有开，忘了！[...]

嗯，按制度办事，记旷工一次，扣除五十元。

什么，扣五十元？你也别说我旷不旷工的了，我现在辞工！

哦？那你自己决定。

我决定了！辞！

注：盛可以(1973年-)，生于湖南。1990年代移居深圳。盛可以的作品描绘了中国底层人的真实生活以及妇女在大城市的工作和生存条件。